

《连环套》【四本】（一名：《盗钩》）

主要角色

朱光祖：武丑

窦尔敦：净

黄天霸：武生

注释

前段为头、二本，即《围猎盗马》等场，系在本考第六册，载《盗御马》一段前之。第六册中之《盗御马》，即《探山》也，此紧接《探山》，为四本《连环套》，乃朱光祖盗钩、黄天霸与窦尔敦比武之两幕，至此全剧乃有结穴，始成完璧。此本精粹，名虽以比武著，实则在于盗钩，盖会面之后，只赖朱光祖从旁数语，窦尔敦遂佩服，与黄天霸和好。故以脚本中关节论，及以剧场中所显之好身手论，其有要均在朱光祖连夜偷入连环套，下药插刀、盗出虎头双钩等之一幕。

根据《戏考》第三十二册整理

【第一场】

（关泰、纪全、何路通、朱光祖同上。）

关泰（白） 众位仁兄，黄爷一人前去探山，这般时候，还不见到来，却是为何？
朱光祖（白） 想黄老兄弟一人前去探山，身无寸铁，十分危险，我等何不迎上前去？

关泰、
纪全、
何路通（同白） 言之有理，大家一同迎上前去。

黄天霸（内白） 走吓！
朱光祖（白） 说着说着，他倒来啦。

（黄天霸上。）

黄天霸（白） 众位仁兄。

关泰、
纪全、
何路通、
朱光祖（同白） 黄爷回来了，请坐。
黄天霸（白） 请坐。

关泰、
纪全、
何路通、
朱光祖（同白） 此番前去，可曾会过那窦尔敦？
黄天霸（白） 也曾会过。

关泰、
纪全、
何路通、
朱光祖（同白） 可有御马的下落
黄天霸（白） 御马现在他处。
何路通（白） 既然现在他处，俺何路通倒有一计在此。

黄天霸、
关泰、
纪全、
朱光祖（同白） 有何妙计？
何路通（白） 用些干柴烈火，将连环套团团围住，架起火来，将那王八日的烧死在内！
朱光祖（白） 何爷，要照着您这么一办，不必说，是一个也跑不了啦？
何路通（白） 那是自然。

朱光祖 (白) 可有一件。要把窦尔敦烧死在内，那御马也就烧死在里头了，那时叫黄老兄弟怎样销差？怎样回复彭大人？这不是鸟枪换炮，越玩越壮啦吗！

何路通 (白) 此计不好？

朱光祖 (白) 不好，全当你靡有说。

何路通 (白) 就算我靡有说。

朱光祖 (白) 黄贤弟，既然见着了窦尔敦，御马有了下落，这真是万全之幸。但不知那窦尔敦盗取御马，到底所为何事？

黄天霸 (白) 正是李家店比武的仇恨。

朱光祖 (白) 既然如此，但不知他现在作何打算？

黄天霸 (白) 他与我约定明日下山比武，倘若胜不过俺，情愿将御马献上，甘心认罪。俺若胜不过他，俺就替父认罪，万死不辞。

关泰 (白) 既然如此，明日大家还须要小心一二。

黄天霸 (白) 明日比试还要仗众位仁兄帮助！

关泰、
纪全、
何路通、
朱光祖 (同白) 那个自然，请至后面。

黄天霸 (白) 请！

(黄天霸、关泰、纪全、何路通同下。)

朱光祖 (白) 暖呀且住，看今日黄老兄弟一人前去探山，身上并无寸铁，可算得是心粗胆壮。常言道的好：杀一人如同草芥，留一名重如泰山。看黄贤弟，明日在山下同他比试，倘若得胜，自是万全之幸，倘若胜不过那窦尔敦，我黄贤弟一世英名，岂不是付于流水？暖呀妙吓，看黄贤弟的钢刀现在我手，我不免今晚盗了他的腰牌，私入连环套，探听窦尔敦虚实，明日山下，也好做一准备！

黄天霸、
关泰、
纪全、
何路通 (内同白) 朱仁兄请来吃酒！

朱光祖 (白) 就来，就来就来！
吾就是这个主意！

黄天霸、
关泰、
纪全、
何路通 (内同白) 朱仁兄，快来吃酒！

朱光祖 (白) 来啦！

(朱光祖下。)

【第二场】

(二喽啰同上。)

喽啰甲 (白) 伙计，将才寨主吩咐啦，今天黄天霸前来探山，他山下必有余党，叫咱们千万要留神呐。

(二喽啰同下。)

【第三场】

(朱光祖上，走边。)

朱光祖 (白) 俺，朱光祖，时才间盗了黄贤弟的腰牌，不免去到连环套走走。
(黄龙滚)
为宾朋光侠义英豪，
趁黄昏去走这遭。
只听得风吹树梢，
但只见黄叶飘飘。
俺这里急走荒郊，

哪怕那路远山遥，
不觉得来在了这连环套。

(朱光祖叫门。)

朱光祖 (白) 呔，开门！
二喽啰 (同白) 什么人？
朱光祖 (白) 我也是连环套里的喽啰，奉了寨主之命，在这山下探听了一桩好买卖。
二喽啰 (同白) 可有腰牌？
朱光祖 (白) 怎的无有。
(石榴花)
尊二位你且稍待，
在怀中取出腰牌，
在怀中取出腰牌，
你二人要仔细看来，
在山下探听得一桩买卖，
见寨主要细说明白。

(朱光祖、二喽啰同下。)

【第四场】

(厨子捧酒肴上，更夫自下场门上，朱光祖随更夫暗上，厨子持盘上。)

更夫 (白) 拿奸细！
厨子 (白) 是我。
更夫 (白) 是厨子吓。好，你去干你的，我去干我的，他去干他的。

(更夫下。)

厨子 (白) 今晚上寨主爷要喝酒，叫我预备酒菜，不免就此送去。

(朱光祖提厨子帽檐。)

厨子 (白) 嘿，靡有风，怎么把帽子会掉啦，这还是漆黑，还得瞎摸。

(厨子放盘子在地，摸帽。朱光祖用迷药入酒壶内，厨子持帽戴。)

厨子 (白) 我这儿得啦，他那儿光景也得啦。

(厨子持盘子下。)

朱光祖 (白) 嗷呀妙吓，我身边所带八宝勾魂夺魄散许久未用，不料用在今日，真真是巧的很！

(朱光祖下。)

【第五场】

(窦尔敦上。)

窦尔敦 (西皮摇板) 天霸生来好大胆，
竟敢一人来探山。
明日山前来交战，
看是谁人来占先。

(厨子持盘上，送桌子上，下。)

窦尔敦 (西皮摇板) 将闷奄奄独坐在牛皮大帐，
准备明日下山岗。
多饮几杯心欢畅，

(窦尔敦连斟连饮。)

窦尔敦 (白) 吓！
(西皮摇板) 莫非酒内有埋藏？

(窦尔敦睡。朱光祖上，推门。)

朱光祖 (白) 窦尔敦！

(窦尔敦酣呼。)

朱光祖 (白) 窦寨主！

(窦尔敦酣呼。)

朱光祖 (白) 嗷呀妙吓，看窦尔敦现在已是人事不知，我不免将他杀死，以报盗御马之恨！

(番石榴) 俺这里拔出钢刀，
管叫他性命难逃！

(朱光祖欲杀，窦尔敦翻身。)

朱光祖 (白) 暖呀且住，本当将他杀死，念起他是老一辈的英雄，怎肯将他伤害。看他的虎头双钩现在墙上，我不免将他的双钩盗去，将黄贤弟的钢刀插在桌案之上。那窦尔敦醒来，管叫他魂飞胆怕我那黄贤弟！
窦尔敦！

(窦尔敦睡。)

朱光祖 (白) 窦寨主！

(窦尔敦睡。)

朱光祖 (白) 妙吓！

(朱光祖盗钩。)

朱光祖 (番石榴) 盗双钩插上了钢刀，
盗双钩插上了钢刀，
管叫他魂飞胆掉，
我只得暗暗悄悄，
下山去细说根苗。

(朱光祖下。窦尔敦醒。)

窦尔敦 (西皮导板) 只吃得醉醺醺心中烦躁，
(白) 吓！
(西皮摇板) 又只见桌案山明插钢刀。
(白) 吓，案上插定钢刀一把，待我看来。漕标副将黄。原来是天霸私自前来。吓，俺的虎头双钩哪里去了。
众位英雄走上！

(四英雄、四头目同上。)

四英雄、
四头目 (同白) 寨主何事？
窦尔敦 (白) 那天霸夜晚私入寨中，将俺双钩盗去，桌案之上插定钢刀而去！
四英雄、
四头目 (同白) 今日比试，还须要格外小心。
窦尔敦 (白) 大家饱餐战饭，一同下山便了。
(窦尔敦、四英雄、四头目同下。)

【第六场】

(黄天霸、关泰、何路通、纪全同上。)

黄天霸 (白) 朱仁兄哪里去了，因何不见？

关泰、
何路通、
纪全 (同白) 我等不知。

黄天霸 (白) 俺的钢刀现在他手。

(黄天霸看腰。)

黄天霸 (白) 吓，俺的腰牌不见，莫非被他盗去，有什么歹意不成！

关泰、
何路通、
纪全 (同白) 朱仁兄与我等相交多年，万无歹意。

黄天霸 (白) 朱光祖其人诡计多端，人心难测，待俺赶上前去。

(朱光祖上。)

关泰、
何路通、
纪全 (同白) 朱仁兄回来了！

黄天霸 (白) 朱光祖，你拿我的钢刀，又盗我的腰牌，我且问你，你往哪里去了？

朱光祖 (白) 喝，好大的气头子。我说咱们有话坐下说，好不好？

关泰、
何路通、
纪全 (同白) 大家请坐。
朱光祖 (白) 等我先喘喘气。
黄天霸 (白) 你且讲来！
朱光祖 (白) 我说你今天在山下比试，你准能胜过那窦尔敦么？
黄天霸 (白) 俺若是不胜，情愿替父认罪，万死不辞。
朱光祖 (白) 话虽如此，只是胜败难定。也是我念你一人前去探山，身无寸铁，可谓心粗胆壮，因此我带了你的钢刀，拿了腰牌，夜入连环套，探听一切，今日大家也好作一准备。不料事逢凑巧，那窦尔敦正要饮酒，是俺身带八宝勾魂夺魄散，于他下在酒内，将那窦尔敦灌个人事不知。我本要将他杀死，因念他是前辈的老英雄，不肯伤害他的性命。是我将你的钢刀，与他插在了桌案之上，将他的虎头双钩盗来，与你作一他脸儿，也并靡有什么别的意思。

黄天霸 (白) 虎头双钩现在何处？
朱光祖 (白) 呵，他在这儿等着我呐。自然是有的，这不是虎头双钩嘛！
(黄天霸看钩。)

黄天霸 (白) 吓，纪仁兄，当年在李家店比试，可是此物？
纪全 (白) 正是此物。
朱光祖 (白) 这交朋友，也不过是如此啦罢！
(纪全推黄天霸赔罪。)

黄天霸 (白) 吓，朱仁兄，小弟一时莽撞，这厢赔礼了。
朱光祖 (白) 我说如今晚交朋友，真真叫人寒心！
(纪全推黄天霸跪，黄天霸跪。)

黄天霸 (白) 小弟这厢跪下了。
朱光祖 (白) 我说你以后这个脾气可是要得改改，别把热心的朋友当作冤家。

关泰、
何路通、
纪全 (同白) 大家一同下山去者！
(四上手同上，黄天霸、朱光祖、关泰、何路通、纪全、四上手同转场。四下手、四英雄、四头目、窦尔敦同上，同大转场。)

黄天霸 (白) 窦寨主请了！
窦尔敦 (白) 今日你我是怎样比试？
黄天霸 (白) 自然英雄对英雄，好汉对好汉。
窦尔敦 (白) 好，尔等来呀！
朱光祖 (白) 老兄呀起开，待我问他几句。
我说姓窦的，闻听人言，你善用一对虎头双钩，今天要请你拿出来，我们见识见识。

窦尔敦 (白) 这个……
朱光祖 (白) 只怕是不在手底下吧？
窦尔敦 (白) 俺窦某一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不用双钩也能擒住尔等！
朱光祖 (白) 哈哈，你真是大天白日说瞎话，瞪着两眼不认账。我简直的告诉你说罢，昨晚三更时分，黄老兄弟夜入连环套，看你酒醉睡着，本想将你杀死，念在你是前辈的老英雄，不肯伤害你的性命，因此将你的虎头双钩带来，将他的刀插在你桌案之上。我想他那时候要杀，也就把你给杀啦，我说你一个人有几个脑袋呀。姓窦的，你可算真真不懂交情！

窦尔敦 (白) 也罢！
(念) 李家店里结冤仇，至今怀恨数十秋。插刀盗钩的恩情厚，两下冤仇一笔勾。
(白) 来，将御马牵过来，刑具与俺戴上，一同认罪。

黄天霸 (白) 刑具不戴也罢。
窦尔敦 (白) 朝廷的王法，焉有不戴之理了，尔等拿过来！
黄天霸 (白) 大家同至店中一叙，请！
(朱光祖返双钩，头目甲送还钢刀。众人同下。)

(完)